

## 岁月深处的锣鼓声

■文/杨丽琴

锣鼓是中国民俗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乐器。是戏剧节奏的支柱。锣鼓音响强烈、节奏鲜明，锣鼓的伴奏配合，不但能增强戏曲演唱、表演的节奏感和动作的准确性，帮助表现人物情绪，而且有点染戏剧色彩，烘托和渲染舞台气氛。

近日，加入了县里非遗组稿小组，群里的一个文友发了一幅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搭台唱戏时邀台锣鼓的抖音。迫不及待地点开，看着抖音里那敲锣打鼓的场面，和“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……”铿锵有力、带着强烈节奏的锣鼓声时，记忆里那些敲锣打鼓的场景，又如一幅帧泛黄的老照片，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村有一个锣鼓

队，虽然是业余的，也只在过年时敲打，但在半导体收音机都是奢侈品，电视机、电脑和手机还不知何物的年代，却是非常稀罕的。

听大人们说，以前，大队组建文艺宣传队时，村西头的贵叔是鼓手，宣传队解散后，一套锣鼓行头就放在了贵叔家。农闲时，贵叔和村里几个爱好者自发敲锣鼓打发时间，这一玩，竟玩出了名堂。

我的父亲也是锣鼓队的主力队员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一家人早早就起来，吃过早饭，父亲就出门了。去贵叔家里，其他队员也都陆续到了，各自操起自己的家伙，贵叔手拿鼓锤高高扬起，两手在空中拔拉一下，慢慢落下，在鼓沿上轻轻的两声“哒哒”，像是冲锋的

一声号角，锣、鼓、勾锣、大钹、小钹便敲打了起来。随着“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咚，咚锵咚锵咚锵……”一片震天动地的喧闹，新年的喜庆便蔓延开来。

一番演练过后，村里两个年青人抬着鼓，贵叔跟在鼓后，其他人跟在贵叔后面。从村西向东，一路“才才，锵锵”有节奏地小敲着往走。到了每家门口，都会停下来，“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……”一阵锣鼓喧天。

村里有一个风俗，就是男人出去拜年，女人守家招待人。锣鼓声一响，女人们迎上门来，一脸喜色地给人人道一声“新年好！”请大家进屋坐坐，喝杯热茶，又捧出花生、瓜子、糖果分发给孩子们。拜过几户人家累了，随便

## 风雪夜归人

■文/潘新日

风雪夜归人是唐代大诗人刘长卿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里的一句话，这个场景，时常会在我们的梦中浮现，仿佛就在身边。

童年的雪总是最大的，满世界地下，整个天地都像是被冻透了似的。夜里，和大人一起，围在冒着黑烟的树根旁烤火，面前温温的，身后却是丝丝的寒，冷得只打颤。也难怪，家里，漏风的土坯墙一个挨着一个，都窝着嘴，在寒风里吹着哨，哪一个哨音的身后不藏着一股小北风，能不冷吗？

我们也不是真的在烤火，准确说，我们是在等人。按讲说，冷了，往被窝里一钻，裹紧被子，就可以呼呼的睡个暖觉了，谁会傻傻的伸着黑爪子找“火星子”？可祖母说，今天父亲要回来，他和村子里的几个叔叔、伯伯一起，从一百多里以外的工地上回来。于是，我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陪着大人一边等着，一边挨冻。

风雪交加的夜晚是漫长的，寒冷的，有时候，几声狗叫，过路人的脚步声，都是我们关心的，奶奶都要扭着自己的小脚，开开门一探究竟，就这样，母亲和奶奶来来回回的打开院门，院子里留下了她们歪歪斜斜的雪脚印，就像我们焦急的心。

村东头秃子婶也是等烦了，就牵着连桂冒雪到我们家探听消息，奶奶把她们让到暖和的地方，用火钳扒出一个烤红薯，使劲的用嘴吹掉上边的灰，递给秃子婶，让她带给连桂吃。

红薯太热，秃子婶的两只手不停地倒腾着，时不时的用嘴吹着。她对奶奶说，都这么晚了，这帮爷们该回来了，咋没有一点动静呢？奶奶说，不用急，他们也是归心似箭，路不好走，应该快了。

秃子婶在我们家坐了好久，看夜深了，就起身回去了，她要回去生火，等连桂爸回来，烤烤身子，暖和暖和。

我们也实在撑不住了，两个眼睛直打架，奶奶和母亲就吩咐我们到床上休息，我们弟兄几个才不情愿的爬上床。

我们睡不着，就听母亲和奶奶说话。母亲说，我们一年等一次，都这么漫长，这些年，也真难为了后院的五大娘和顺子嫂子，顺子在外面开车，一年四季都是早出晚归的，遇到刮风下雨，下雪，娘儿几个一等就是半夜。奶奶说，是呀！好几次，我都看见顺子披着一身雪回来，他娘心疼的直掉泪。这世间，但凡托生个人，都要为家、为亲人奔忙劳碌，哪个容易啊！

母亲听奶奶的语气有点幽怨，就劝她也早点休息，奶奶说，都一年没见到我父亲了，她睡不着，还是一块等着，免得我母亲急。

就在我们迷迷糊糊准备睡着时，我听见我们家院子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是奶奶的声音，她在问父亲冷不冷。

父亲回来了，我们一咕噜爬起来……

真的是父亲，我们几乎不敢认了，他浑身上下都是雪，头发棵里也全是，奶奶和母亲一人拿一条毛巾，正在给父亲抹雪。可能是屋子里暖和，父亲头上的雪很快就化了，冒着热气。

父亲打开行李包，从里面拿出奶奶爱吃的绿豆糕，母亲爱吃的冰糖姜片，还给我们带了一大袋子厚厚的锅巴。

父亲在工地给人做饭，这锅巴是父亲特意在昨天攒的，打得厚厚的，焦焦的，用厚塑料袋装好，现在打开吃，还很香，嚼起来满口香。

父亲说，这雪下的，可真大。本来早可以到的，怎奈二秃子的腿受了伤，走不快。一路上，都是大家伙轮流着背着他，才走回来的。

奶奶说，今年的雪下的大，来年就有好收成。她指着母亲刚端来的热饭，要父亲赶紧趁热吃了，好暖和暖和身子。

父亲一个一個地摸着我们的头，把我们搂到床上，要我们早点睡。而奶奶呢？一直站在那，亲昵地看着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面条。我猜想，她的心里一定很高兴，很知足……

山村的雪夜一下子温暖起来，因为这些夜归人，好多家里都团圆了，温暖了，幸福了。

风雪夜归人，最苦的，是那些寒冷中等待的人……

## 岁末絮语

■文/耿艳菊

“一岁将尽，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氛中。”岁末看到冯骥才这句话，相当应景，尤其贴合内心的感触。这种特有的情氛，年年都很相似，也许人人内心的感触也都是相似的。那就是时光，公平公正、温暖温情的时光又匆匆流转了一年。

一岁光阴将尽，这即将过去的一年，得到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。回过头来看，多多少少总会有几分遗憾和后悔。读书太少了，依旧容易生气，脾气依然焦躁，文章也写得太少，风景也没有好好看……

时光简直在奔跑着向前，一天天，真是快得让人难以跟上节拍，似乎一转眼就要过年了。小时候盼望过年，总觉得日子慢悠悠的像蜗牛。现在特别害怕过年，害怕热闹，真想把时光的指针调得慢慢的，比蜗牛还慢。让自己拥有充足的时光在生活里修炼，做些喜欢的事情，好好感受一下美好的一切，清风，明月，花香，笑容。

“每每到了冬日，才能实实在在的触摸到岁月。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。有了这分界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，直到只剩无多。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，成了时光的富翁，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。”是啊，也只有到了年末岁尾，才会懂得光阴的珍贵。

这时候，一审视自己，才发现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慌慌张张里，人很容易变得浮

躁。张佳玮说：“所谓浮躁，也就是时时刻刻，希望以最短的时间，博取最多的存在感、优越感和自我认同。”

然而，欲速则不达。此时需要的不是心中的那份要强，而是真正静下心来，以平和平常的心态看待这一年里的收获和失去。那些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，那些没有达到的目标和理想，且放一放，成败并非在一时之间。总结一下经验，汲取过去的教训。只要一点点点在进步，就没有虚度过去一年的光阴。

看到别人晒出一年来长长的读书单，收获的光辉的成绩，也能保持平静。虽然自己这一年读过的书屈指可数，收获的也平平，好在到了岁末终于意识到了，这就是值得肯定的、令人开心的事。不羡慕别人，亦不菲薄自己。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这才是日月辉映的踏实之路。

在生活的磨砺下，还认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要保持一颗温柔心。百炼钢化绕指柔。草木温柔，清风温柔，明月温柔…美好的事物都是温柔可亲的。

伍尔夫说：“不必行色匆匆，不必光芒四射，不必成为别人，只需做自己。”慢而悠闲，像云朵一样舒卷自由随心。拥有一颗温柔心，拥有一身书卷的芳香。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。一点点在进步，一点点在走向美好，一步步在走向喜欢的那个自己。

## 冬日忆雪相伴

■文/刘荣昌

今年冬日的第一场雪不是很大，早上起床后拉开窗帘，外面也已是银装素裹。翻看着朋友圈里有关雪的动态、雪的静美的图片和小视频，自己的思绪倏地进入了对雪的回忆中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从记事起感觉每年的冬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雪。寒风在窗玻璃画上漂亮的花纹，一大早起来时呵口气挖一个小洞看出去，雪已然悄悄地镶在了房檐、铺满了小院儿。年少的我总要一个人跑到门外，支起耳朵听雪飘下的声音，那是没法用象声词说出来的一种乐音。总感觉雪落下时似花如雾，却比花更加圣洁，比雾更有灵气。雪是雨的精灵，它飘起时带来了水的灵魂，落下时有水的身韵。喜欢雪，不仅喜欢它的洁白、它的温柔，更喜欢听它落下的声音，看它落下的样子。

记忆最深的一场大雪是儿时的那个春节。小伙伴们推开自己的门，提着小红灯笼，一群一伙的走在胡同里，一边叫喊着：有打的灯笼快出来呀，你不出来我走了。比着看谁的灯笼漂亮，谁的烛光更亮，男孩子就着烛火点着炮竹帅气地甩到空中。身上穿着崭新的衣服，耳边是啪啪的鞭炮声，小伙伴不小心摔倒后的惊叫声，眼前是星星点点的雪花，脚下是吱吱作响的雪地。手冻得生疼却谁也不肯戴上厚厚的棉手

套，为的是趁人不注意团起个雪球，放到别人的脖领里。一边笑一边闹，一边听雪花落下的声音。那场雪已下了一夜，给没有鲜花的冬天带来了比春色还美的景象。儿时不懂得看雪花的样子，只知道它会一片片落下，一片片洁白了大地，一片片将快乐留在记忆里。

记忆最美的是那一年坐在沙滩上听着冬海寂寞的涛声，数着雪花落下。冬日的海边没有了夏日的喧闹，海像个孤独的老人，无奈地独自吟诵着伤心的诗篇。很少有人会在冬天来到海边，更少有人会特意去看飘雪的冬海，水天交际的远处白茫茫一片，看不到雪花飘入海中，却明明感受到它散落的声音。闭上眼、伸出手，接几片雪花，再睁开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着她们一点点融化，不禁惊奇于那精细：每一朵雪花都那么透明，聚集在一起就成了纯洁。她们凉津津沁入手心，丝丝融入了心中。不远处有位画家支起画板在画冬天的大海，灰蒙蒙的海，白茫茫的天，天空中如雾一般飘洒的雪花。银色的浪花，黄色的沙滩，还有海滩一角一片隐隐约约露出的绿色。那首《飘雪》悄然在心底响起：“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……”

不管快乐还是伤感，最爱那洁白的雪，喜欢看它飘飘洒洒把人间变成仙境，喜欢听它茫茫地覆盖着大地。

## 冬日麦青青

■文/刘恒菊

萧瑟的冬天，山寒水瘦，我们的眼睛需要吃“青”，要借青绿色来养眼睛。色彩单调的冬日，在我的故园，去看青青麦田，可以让我们渴望青绿的眼睛得到最佳的滋养。

青青麦田，是乡村人家养在田野的小家碧玉。在并不肥沃的土地上，出落得秀美可爱。麦田是镶嵌在冬日田园的无暇翡翠。与田野上大片的苍黄枯寂对比，青绿的麦田仿佛处在绿意盎然的春季，而周围则是寒气凛然的严冬。

青青麦田，远观是降落在田垄上的绿云，虽处红尘，却超凡脱俗，似乎只可远观而不可惊扰。那份纯粹的青绿，让人遥望，以为目睹的是冬日故园上美丽的幻景。

在寒冷冬日，生长麦苗的土壤仿佛是温暖的，麦苗借助地力暗暗成长，呈现蓬勃的满带生机的春之绿。在我眼中，麦苗所睡的皆是熟土。含情脉脉的清秀麦苗，汲取黄土地的营养，悄悄孕育着着农人绿色的梦想，绿色的希望。

在酷寒冬日，故园的麦子具有“岁寒三友”松竹梅的秉性，不畏逆境，迎寒而舞。麦子的叶片是无数把绕指柔的绿剑，直指四处蔓延的寒气，在苍茫大地上挥动不屈的信念，斩断寒冷之魔妄图欺压麦田的痴心妄想。

当严寒封堵，白雪降临，在故园冰封雪盖的田园，能够充满豪情把白雪拥入胸怀，当成厚厚雪被的，只有看似柔弱的青青麦苗。

根根麦苗，都会把白雪化为滋养自身的营养。根根麦苗也会在皑皑白雪下完成自身

的涅槃。冰雪一旦融化，春天降临，麦苗就迎风而长，势不可挡。

麦苗肯定对覆盖的白雪充满感激，要不面粉为何雪一样洁白？馒头为何绵软蓬松如白雪？那应该是麦子对白雪的纪念与感激吧！

故园麦青青，乡土情悠悠。多年来，渴望见到故园冬日麦青青，对我来说已是一种弥漫心田的乡愁，无法见到，就会思念不已，此情绵绵无绝期！

■文/冯敏生

福。在那段困难时期，每到了大雪飞舞的腊月，生产队常常要组织村里的青壮年去山上打猎。他们头戴“火车头”棉帽，脚穿老棉鞋，膝盖以下缠着白布带，打扮如同穿林海过雪原的“东北抗联战士”。他们扛着猎枪，带着猎狗，冒着风雪，总能收获可观的猎物，乡亲们也能过上一个比较殷实的新年。

在日子越来越滋润的今天，乡亲们也享受着冬雪里幸福温馨的生活。尤其在雪花飞舞的时光里，他们云集在村文化大院里，读书、下棋、健身、唱歌和跳舞，为村里一年一度的春节文艺联欢晚会忙碌着。

雪花飘飘呀，如诗如画，如歌如舞，洁白了我的思念和乡愁。我多想化作一片雪花，化作春水，消融于故乡温暖的怀抱……

雪落静无声。推开院门，呵，漫天的雪花，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，如同一位圣洁的天使，在广阔的天地间扯起无数朵棉絮；也犹如飞天女神，纵情地给天地间抛撒千万朵雪白的花朵。远山、村庄、小河、田野，沉浸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。

雪落故乡，是那样宁静，是那样洁白，是那样充满诗意，又是那样令人眷恋和怀念。极目远眺，远处重叠的群山，银装素裹；近处的山岗上，苍松翠柏的树枝间，落满蓬松的雪球，河边柳树柔软的枝条，倒挂着亮晶晶的银条；村舍、麦垛、岩石，仿佛一位又一位戴着雪白帽子的垂钓老翁。置身于故乡粉妆玉砌的雪野里，我仿佛走进了边塞诗人岑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句中，流连忘返。

每在雪花飘飘的日子，我总喜欢独自一人，静静地飘舞的雪花中行走，让雪花轻盈地飘落在我衣服上、头发上、眉毛上、手

心中，融化在我的心里。我不仅能愉悦地感受到雪中独步的诗情画意，更能让纷纷扰扰的思想，历经风雪的洗礼，变得更加纯洁、坚毅而又坦然。

记得在故乡那雪花飘飘的日子里，乡亲们的屋子里总是温暖如春。冬闲下来的村里人喜欢聚在一起，惬意地享受着冬雪天的温暖时光。男人们在厅堂里围着一盆火红的炭火，话西游、侃三国，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。炭火旁边，烧烤着土豆、红薯、红柿子、玉米面馍片，阵阵清香在屋子里弥漫；有时他们也在炭火上温一小铜壶自酿的老玉米酒。炭火很旺，酒香四溢，大人们轻启嘴唇，发出“吱溜吱溜”的声响，令围在一旁的孩子们羡慕不已。女人们围坐在暖暖的土炕上，纳鞋底、绣鞋垫或者为娃娃们准备过年的新衣裳。在她们中间，放着一个精致的小竹筐，筐里放着红枣、花生、柿饼、爆米

花之类的干果，她们边做着手工活，边品尝着干果，热热闹闹地扯着东家长、西家短，她们的欢声笑语，让人陶醉。雪花飞舞的院子，是孩子们的天堂。我们在院子里，用扫帚将雪地扫出箩筐大的一片空地，撒些金黄的玉米粒，给饥饿的麻雀喂食，或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抑或是躺在松软的雪地上愉快地打个滚儿，那次快声，几乎将桐树枝上的积雪震落。

雪住了，天晴了。村前村后的山梁上，白雪皑皑。这时，山上的野兔、草鹿、山鸡等动物，就偷偷地靠近村庄来觅食，此时正是狩猎的好时机。年迈的老父亲年轻时是村里的狩猎能手，他经常带着猎狗到雪地里转悠。有时，父亲能带回一只野兔，但有时也空手而归。当父亲满载而归时，不只是为我们改善一顿生活，更能帮助我们度过饥荒。品尝到飘香的野味，我们就像过年一样幸

